

集部

鶴山集卷三十九

宋 魏了翁 撰

記

中江縣靈感廟神墓記

凡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在人焉則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離則魂外為神魄降為鬼易所謂精氣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

誠之不可掩者其義蓋若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知之故一死生通顯微昭昭于天地之間生為賢智没為明神固安有今昔存亡之間也哉自義理不競學者之知乎此者盖鮮於是鬼神之説不眩於怪則怵於畏禮壞樂廢浮偽日滋而人心之去本愈遠然是理之在世間則閲千載如一日也顔魯公忠肝義膽其死久矣史書其英烈巖巖如嚴霜烈日李衛公竄死南荒而令狐綯於夢寐間猶憚其精爽栁栁州館

於羅池猿吟鶴唳莫非其精神之著是焉可誣也况有社有民生有德於人死而即其土人心之所向齋明承祀而致生之者其容搶乎潼之中江其始為元武縣縣故凱州也隋大業有李太守者為其州人德之死則於州之某所葬焉既又廟祠而尸祀之如桐鄉之祀者塚在瀕江閱歳既久雖有漲潦不能侵齧然亦冐没之頻久而疑其地禱于神以訂焉如嚮斯應人益神之即其旁剏為塚祠前門後寢位序彪列今荆州牧起居劉公

既為記其故祠之本末詳矣又欲求余文以識諸塜嗚呼亦異哉自古生都顯榮死就湮滅者何可勝數而大業汔今寥寥六百餘載神着德盛逾久弗替則神之得此於人也亦必有道矣公叔文子遊於瑕丘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而蘧伯玉不以為可蘧有請前之語成子高寢疾謂慶遺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古之君子之用心也德施欲溥而不留於迹其了然於生死之際非區區一

丘之戀者今神即安於瀕江之地則非有瑕丘之樂也江水所及則又不食之地矣而歷祀六百餘載巋然獨存廟貌鼎著豈神愛物利民之心生死如一故其報若是弗窮邪余既樂聞其事又嘉中江之民追遠之厚也故爲道死生幽明之故敘其事而記諸

邛州新葺南樓記

臨邛居蜀上游鶴山襟其西邛水帶其南風氣融液土田衍沃民生其間檢履醇固習尚儒雅蓋自胡安先生

林間翁孺嘗為漢卿雲從之受業卒以名世莊遵陳立嗣有顯問風流所漸代不乏賢雖以五季搶攘而忠諒之士亦表表著聞于時迨我國朝道化純被士趨益正或以學業名家或以功烈垂世或以鯁直不容於俗或以廉平有德于民載在史冊垂諸郡乘盖爛然可覆也眉山張侯師夔來守是州崇教化表遺逸禮儒士課弟子員凡以崇化善俗迪彝明倫者侯既盡心焉耳矣又以南離之方為一州文明之氣所萃効靈輸秀世載其

英也思益有以作而大之循郡譙而南一目數里砥平
矢直爰𨾏江瀕度其地而樓焉從廣四仞其衡之長如
從而加一修楹有覺陽馬承阿二廈挾承如鳥斯翼其
衡各以二丈所列巘巘狀如揖如授逝川騰輝如顧如戀
異時郡譙面勢甲於他郡今鉅麗如之而江山氣象扶
輿磐礴則譙弗及也四川制置大使廣安安公丙以嘗
為邑長於斯也又嘉侯之事法而制時也捐錢百二十
萬以相其役始嘉定五年十一月迄于明年之三月費

錢千四十萬有奇米三百石夫萬有三千竣事而民不知役余同年友天官侍郎陽安許公奕既為之扁其所曰南樓厥七月士以書來諗俾某記其事之成某州民也弗敢辭則姑誦舊聞以推明侯意盖自天地定位而南北之方為中且正坎位乎北中實也不實則險而易動離位乎南中虛也不虛則闇而不明夫二氣之升降萬物之生成於是乎在近取諸身大凡成體而有物孚信而不可欺者皆坎之實也而致用之大惟心為要焉

人以一心成位乎兩間虛明中正至文之所從出也故
其象為離人皆深體而黙踐一有以洞見全體則所居
廣居也所立正位也所行大道也以之周旋乎萬物皆
相見之地如日之方中宇宙之間無一弗燭焉是心也
不既甚綽綽矣乎而人常小之以自溺於偏倚室闇之
地物欲蔽而天理隱矣故聖人立象以示之又設卦繫
辭焉而告之故曰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無非教也坎離
虛實之象非天地間不言之教乎不寧惟是若升之南

征而吉明夷之南狩而得皆取諸此而都邑之位面朝而後市鄉飲酒之位嚮仁而背藏亦不曰陽明之方君子所尚人一身致用之要皆出是中虛之地而可乎侯之作斯樓也凡以寓其為教之意非必家至而戶曉者也士而能循名會意有以反求諸已而毋蔽於物欲以室其虛也毋闇於偏陂以失其中也毋安於末技以亂其至文也毋矜乎小智以晦其本明也豁然太公廓所湫閼則以是充之造道入聖將無難者其英華之睟盎

光輝之暢發又豈止名爵之榮也哉侯之望於士者蓋若此某雖不敏請與里父兄懋敬厥修以無忘侯德云

瀘州顯惠廟記

鬼神之理茫昧不可測知而見諸聖經者易言情狀記述幽明夫子謂物之精子思稱德之盛凡以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妙萬物而無不在者也古之人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將以究極乎此死生晝夜之道既瞭然於中而後交於鬼神之義不失其正自異說譸張而士

之知此者鮮矣惟未有知其故非委諸茫昧則眩於奇恠禮壞樂廢虛偽日滋人心去本愈遠而惡知所謂助成化育之功者瀘之顯惠廟蓋昉于淳熙之八年其死生榮衰之變則簡池許公延慶嘗記之矣嘉泰三年唐安王侯勲則又更諸爽塏者規制閎偉久弗克竟後十年許公之子天官侍郎奕來為邦伯而自成之亡何而填變易遂屬役于通守費君昌遇凡百資用皆郡少府之金幣侯約己裕民之餘也前門後寢環以步櫩文榱

華梁殫極鉅麗費君謂是役也不可無述于麗牲之碑則以屬其鄉人臨邛魏其竊跡其事而爲之唱然曰自昔析珪儋爵者何翅傳舍而生都顯榮死就湮滅梁天監汔今世之相後也七百有餘載矣而神著德盛愈久弗替則神之得感于人也亦必有道矣畏壘之社離峯之館桐鄉羅池之祀使生無德於民也死能廟其土乎或曰盈宇宙之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氣化而無有

矣而理惡乎寓曰是不然先儒謂致生之理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古人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將以致其如在之誠庶幾饗之其昭明焄蒿悽愴洋洋乎承祀之際者是皆精誠之攸寓而實理之不可揜祠之作也非古人修廟陳器設衣薦食之意乎必有深於聚散之緼者乃能會於斯言

茂州軍營記

帝隲下民集大命于藝祖厥既百神受職六服軌道迺

於李唐叔季疆藩畔援五代八姓民生如燬圖所以久
安長治之策肆發宸旨名諸鎮以還邸遣廷紳以牧民
賦租斡摧之利雖隸轉運使副而二稅固有當屬之郡
者且係官房廊雜收地利坊場河渡支酬衙前不盡則
悉歸諸郡以之備用非常郡置營以招軍大郡有十數
指揮小郡亦不下三五每指揮率四五百人平居統理
春秋按隸剸屬于郡其曰知軍州軍軍政也州民事也
分方鎮之權十之二三以付之郡者將使之有兵有財

可以幹方耳熙寧言利之臣不知為國逺慮乃謂郡守付權太重於是括地利籠搉課禁回易醞造以削諸郡之財籍禁卒罷招塡併軍額椿窾（口管切空也）籍分係將士以削諸郡之卒郡既不復有寸兵孔財矣所當除戎器坏城郭以備不虞者控于轉運則既多滯吝奏乞支降式至沮格聖門所謂三足者今咸無一有一旦盜賊竊發外患繼之勤王之師非驅市人則募鄉氓遇敵輒潰逋為剽聚其患久而未殄中興之初雖負履其弊而

未之有改汔于今日郡之削也滋甚兵之闕弗補也貧弗恤也糗糧弗充也營壘弗戢也方時晏寧茍若而可武興叛將徒鼠竄耳而封疆之臣或死或去已無所與守者脆不幸有強弩長戟之憂孰能窺左足而先應者是烏可不為寒心哉某自請外補三歷守符視壘垣之廢尺籍之濫稽以理法固為此凜凜久矣一日茂林太守史侯以書來曰茂之廂兵既亡壁壘戍守之卒靡所止舍余皆列營以居之矣又刱為按閱之所厲乃蠭銳

簡乃侵短審固周旋不攜不猗若庶幾無愧於科瑣者子盍為我書之棊曰此余之所甚憂且居其位而懼焉者而子能及此余敢曰不可因惟先朝兵制之得失其在于今無以觧而更張之將未知所以屆用書之以識侯之遠略且將以諗吾鄙翼相與圖其所甚憂者焉侯名缺字聖從眉之丹稜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云

石泉軍軍學記

石泉故縣縣故有學政和升縣為軍而學未之有改也

紹興十六年知軍事魏侯棊始撤而大之越六十有七年漢嘉李侯大辯來為守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瞻其殿室堂序已壞漏弗支則慮材鳩庸乃復興之凡百費用率仰奉賜不足則益以郡少府之金幣郡寮及里人之賢者又相與助力焉始於嘉定四年夏月成於明年春月侯以書抵余曰願有紀焉以告于郡之士也使郡教授李君焘叙其事而來諗余為之喟然嘆曰三代之學莫備於周降秦漢而後莫備於我國朝周之制自

王宮國都宮巷黨術莫不有學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至庠塾皆以民之有道德者為左右師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以至庶民之子若弟八歲則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厥十有五則進乎大學而教之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道士生斯時藏修息游未嘗斯須不由於學故其成材也易國朝之制雖不若是詳也然有非秦漢以來所及者蓋自嵩陽廬阜嶽麓睢陽各有師徒錫之

經傳至乾興元年而兗州立學景祐四年則藩鎮皆立學寶元元年則大郡亦立學至慶歷三年以後則郡縣無大小咸得立學焉此既為前代所未有而職之以教授領之以部刺史守相令丞則又昔之所無降周而來亦庶幾無遺憾者矣然周之得士彬彬濟濟極於治化休明風俗醇厚而今之士修諸身措諸事業顧或有不逮周者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容有今昔之間乎是不然古者自入小學學幼儀肄簡諒則既有以固其肌膚之

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其入大學也所以為教之具非強其所無也凡以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萬物備具而作之君師者特因其固有而為之品節以導迪之使明其仁義禮智之性以行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無不盡其分焉耳令之為教者獨何如哉利祿之誘梏於其前既不由小學以養其德性厚其基本又不進之於大學以明其本初而漬於大成其父兄之所訓迪師友之所切劘大抵務記覽為

詞章所求合於有司之程為規取利禄計耳自始童習以躋成人耳目之所濡心志之所之始進既若是隨事亹亹往而不返其以是干澤也不至於得不已幸而得之則又將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教人彼是相尋其流益降充而為公為卿皆由此選其所成就有不逮古人者盖不俟其入政而固可前知之矣嗚呼為士者盍亦反其本而職教者亦嘗於是而加之意乎今李侯之為是役也則吾既得聞命矣抑侯之為教可得而聞之與古

者教人之目至簡而易行至近而易知不過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理也貫千載如一日人非不能行之習之而患不著察耳詩云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顧以是復于侯將告諸郡人相與切瑳究之期其興起者以無負建學立師之意云

漢州開元觀記

自圖書出於河洛而天地之秘始露迨八卦畫九疇敘六經作而天地之間備矣以言乎天下之賾至於陰陽

變化遠而莫禦矣而卒歸於嘿成而信存乎德行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以言乎聖人之道至於峻極于天大而亡以加矣而不遺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範其化而不過凡皆貫顯微該體用形而上者之道初不離乎形而下者之器雖闢百聖歷萬世而無弊焉可也後世九流之士往往執一偏以求道得本則遺末循粗而失精亦豈無高明卓異之士遊於其間者惟其誠明異致道器殊歸殆將不免於賢與知者之過而惡睹夫天地

之大全也哉且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為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為爾世有為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秉間抵巇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嗚呼道其不明矣夫廣漢為蜀望郡郡即學官以奉嘗先聖先師惟春秋二祀耳而老釋之祠則充塞區井郡

有謂開元觀者實始於唐之玄宗其始初淸明睿俊在服有二氏之書數加擯抑河南參軍鄭詵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語涉道法區區丞掾之畀語言之末未害於治也詆之爲不切事情免所居官廢爲道士於斯時也其好尚蓋如此承平旣久怠忽荒政乃始外事物棄倫理以委其心於無所執着之地而僊人方士之說入矣今日表莊列明日祠玄元且崇信方術繕修宮庭若繩以老氏淸虛淡泊之本旨則此又習訛踵陋愈求而

愈失之者而上之所好若是是宜天下靡然向風而郡國皆有是祠以迄于今也嘉定四年冬余守廣漢觀之道士段謙光來言曰觀之圯久矣相其舊址西北隅地卑且凹積為瓦礫之場其旁之降者則荊棘狐狸之所居也觀之始基今數百年雖僅存不廢而蠹壞廢缺若此吾衣食其中常忸弗寧乃填乃闢乃治乃削凹者以凸羨者以潔則慮材鳩庸前為殿後為宮陳太初真人保世謂火解于是州者今亦繪而祠之其事則眉山蘇

文忠公嘗識之矣子盍為我述其繕營之始末以詔來世也余曰噫儒者之道欲其自得之而純體實踐焉非求乎外飾以眩諸人也况土木之崇侈於余乎奚取雖然有一于此異端之教揆諸吾道之中皆弗合也然而老氏緜綿若存之説者蓋有近於大易生生之旨而其所謂專氣致寂歸根復命視夫窮大而失其居者則又有間矣誠能守淡泊去健羡瀹神滌慮如潔其庭宇修自謹行如固其垣墉則不惟可進於汝師之道而存體

明用吾猶將有望焉尚庶幾歸儒之意道士憮然而作曰命之矣乃書以授之是為記

雅州振文堂記

雅安南控九折西扼靈關之塞地多磽鹵嶺峭川激民推頓能勞苦而其為士者頗知自好質而不華時平無邊則其閒曠之趣往往中州弗逮然至者以其僻且固也而不陋之者幾希成都子文侯紹芳為是州之明年邊壘不驚百廢具飭迺因餘力順民之情為樓於州之

南侯既為文以記之又為堂其下扁以振文伻來諗予曰願有以告于州之人也夫不遠其地鄙夷其人而思所以告之侯之用心抑所謂幾希者矣而侯之為是也寧以斯土也土習雖醇而馳騁文藝以譁衆取寵者僅亦有之故思有以振作之與柳侯之意殆不止此為堂南鄉厥位為離其為文也佔畢誦說云乎哉太極崑崙動靜根焉元化周流柔剛分焉盪推往來更迭雜揉日夜相代乎前無一息之間而天下之至文生焉離離乎其

相麗也皇皇乎其旁燭也秩秩乎其有條不紊而纖微畢具也仰而觀俯而察則日月之晦明星辰之見伏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羅縷近取諸身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而人文之昭晰是故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化成天下而聖人所為起鳳鳥河圖之嘆蕩乎云爾後世之所謂文也今侯惓惓乎是州之人夷荒闢秀思有以振作之余竊意其士質而靜既少馳騖之觀地阻且左又無繁華之娛則或者純固專一

知所用力自兹承俟之德審思明辨純體篤行豈無日改月化有以悠然自得於天理之彞而識人文之正者乎傳曰甘受和白受采登斯堂也庶幾有感於斯言

綿州通判廳二賢祠堂記

普慈馮君德從自巳酉以書抵眉山曰昔在先正諫議鮮于公曁我祖戶部公甞相後先通守是邦風猷藹然迄于今未墜越我罔聞知來承兹乏顧瞻攸居懼弗克嗣以愧前修乃莅事踰月即治寺東偏闢宇而並祠之

將以致高山景行之仰盍為我叙所以作昭示來者某甞夷攷二公之行事而竊有感焉方熙寧王氏用事竊經術之似以文管商之實威令所届胥為怨咨小大百辟罔不盡力爭之卒以取忤而嗜利亡恥者馮依為市茂惡怨正惟所欲為根孽蔓延極于元豊之季其禍猶未弭雖以神考之明睿時察其姦陰主善類而迄莫之勝也鮮于公為蔡河撥發應詔言十六事謂滕甫曰其文類王陶可嘉也遂用為利州路轉運判官初建助役

法議所役緡錢與轉運使李瑜不合乃各以聞神考是
公議因以風諸路且罷瑜而以公代之然自是為用事
者所嫉終神考之世不復召用矣馮公奉詔鞫環慶獄
一二執政至謬風上旨將以中范忠宣公不得動卒是
忠宣而正种古史籍之妄蓋自是大忤執政會史籍有
異詞詔韓晉卿鞫治執政因請併覆純仁事神考曰純
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公章執政殊弗慊竟
以他事罷公歸審官踰年乃得調來倅是州嗚呼世謂

大臣喜怒過於人主詎不信哉熙寧以來登顓者畯布列有位者莫非出於人主之意及其奉公据正以取譴斥則鮮不出於大臣之私雖一時宰臣如韓忠獻文忠烈富文忠執政如吕正獻司馬文正趙清獻唐質肅吳文肅侍從以次如吕中丞滕章敏劉忠肅楊元素程明道蘇文忠文定鄭介公乃皆神考深知其人力主其議者或名之至或命之留或惜其去則神考也及其或從外補或以罷免或不免於竄逐則安石諸人也列新法

之害用兵之非神考固嘗流涕於二后之請嘆憤於安
上門之圖慟哭於永樂城之敗曷嘗不曰吾將亟解而
更張之也而將順靡閳蒙蔽相尚徒以強辯邪見力持
人主不可動搖以神考之仁心仁聞卒之民不被澤而
覆受其禍一時善類乃徒以知言埀芳竹帛可勝嘆夫
今鮮馮二公之事雖不盡同然而論事於熈寧而為神
考所知為宰執所愠則葢有相似焉者矧鮮于公不過
以蔡河撥發而言天下事馮公不過以御史推直而觸

大臣意其為力滋不易然是烏可以無述哉有來斯守仰瞻儀刑尚友風烈即其行事斯反諸己而致思焉蓋不必曰人不足與適也位未可以有行也亦惟循吾職分自靖以獻于上焉顧焉往而不可以行吾所學乎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是理也閲千載如一日馮公識之焉知來者之無人諫議諱侁字子駿閬中人戸部諱如晦字淑明普慈人

彭節齋記

開禧二年王師北征不利寇乗勢侵淮環漢擁秦隴蜀明年春大將吳曦挾寇以叛士之仕於蜀者或舍生以取義或濡跡以就事或逃難以避汙其事不必皆同歸絜其自志於仁而已然而所陷溺者亦往往有之惟林郡彭君挺然於虐焰之中啗之以官弗從強之以事弗從縶之佛舍卒弗從也曦既就戮宣撫使安公丙宣諭使吳公獵安撫使劉公甲上其事於朝曰守節不從幾及於禍曰嘗拒偽命忠節可嘉曰守節抗叛誓死不渝

前後若出一口人以爲榮君乃以榜其居曰節齋屬侈其事而自瀘以書抵眉屬余爲記余謝之曰何哉子所謂節者且忠孝臣子之分也率吾性素其位慊於中而行之焉耳矣而子獨是之名乎曰余非以是爲諒也余將識諸臥興以自儆也則又謂之曰聖人知人之要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安焉者終之於久而不渝然後其人可識也曾子固書顔魯公之死謂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

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盖以為不如是或能勉諸暫而不能持諸久是亦聖人察所安之意也且不寧惟是在我太祖時嘗議武成廟之配享者所升入二十有三人所退黜二十有二人其間如陶侃李光弼且不得與嘗跡其事陶特綏於討賊李特稽於赴援耳然而功名俱已蹈厲出倫輩一有瑕纇固不在所録節之難於始終也盖若此矧欲學為陶李者乎惟子勉之其益求諸古人以內反諸心毋

矜焉而畫也毋撓然而輟也毋不見知焉而措也人所當為蓋不止是子懋敬之以圖厥終則曰子之言愛我也盍即是為記乃書授之

鶴山集卷三十九

鶴山集卷四十

宋 魏了翁 撰

記

眉州新開環湖記

臨邛魏某居郡之明年歲熟時康教孚訟清圖惟寛閑之鄉有以節宣勞佚疏瀹幽滯也郡故有沼而區分壤别港絶潰斷昔人又多為矼梁以窒之曾不能容刀焉迺宣迺理倅以小艇於圃之西為洞循洞之西為亭榜

曰西港港有步可上下舟舟行而西為高梁榜曰環湖梁之下可藏舟又西為傳館由館之北湖光眇瀰從廣百丈其衡之長如從而加倍北迤東為松菊亭易亭榜曰栢港又東為亭菱嶼直百坡亭又東北為雲橋為游環𠟻梁乃濟又東為起文堂泓涵演洩深廣繚繞於是環圍皆湖也廼因暇日命客張生飲相與亂流而觀則翠筠蒼栘參差蔽虧柔荑華芳夾道綺靡周閣層檻倒影參錯雙鶴東鴈浮深戲廣纖鱗巨介頳首華尾目行

心舒俄頃變態應接不暇客曰子之為是於圃中也計庸程物屬役賦丈非罷極人力惡可以為有也然則子無已勦民爾乎曰否吾未始有為也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其塞也山固自若也其介然而成也非襲而致之也山之固有者然也今吾於是湖也亦襲而致之與無亦因其固有而導之然與而奚勦民之有客曰是則爾矣而政非所急也曰吾聞諸柳文惠侯曰氣煩則慮亂視壅則氣滞故必有游息

之物使之清寧平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是乃吾所謂節宣勞佚踈瀹幽滯焉耳斯其為政不已多乎曰子之為是也則吾既得聞命矣抑聞之無已大康職司其居子之遊也亦有以寓其思職之意矣乎曰有昔者揚雄氏有言成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吾將安航名吾舟且航者人之所以濟也而國似之吾知乘航之不可忽則游豫之頃無非事也客曰唯唯非子吾不及此雖然請為歌之願無忘子之志也乃歌曰有

瀰且盈兮誰揭誰厲采蒲與荷兮采藻湃湃言艘其邁兮匪航弗濟我引我拏兮我鼓我棹舒乎恍恍兮般乎裔裔云討且樂兮莫之止戾卬與我思兮此于胡底我之泄泄兮民之蹶蹶此非爾作兮維余于制終余永念兮是儆是戒毋臭厥載兮庶其夷届歌既闋主人飲客酒泯然思䩕然笑復使反之相與悠然而罷明日書以為記

眉州江鄉館壁記

眉為郡介居水陸之衝公館之西故有代舍以𠅘賓旅余既畧加葺焉惟是泝沿來屆者未有以舍也瀕江有亭榜以共飲故邑宰唐安胡文靖公所作也郊之逆勞僅僅容車燥濕無所乃嘉定六年臨邛魏某來為州明年損少府用度撤而大之知縣事吕符文靖之族也實相是役冠樓于堂翼堂以室睽以步櫚高其閈閎繚以周垣葢經始于秋七月汔是冬之十月於是賓至之不時得此託處則賔從有適井匽有次朊然如歸或以謂

余曰客必致館是謂友紀故昔人以隸垣覘晉以司里覘陳今余亦將以是覘子之政之修也曰嘻而惡知余之始拓為不若是也余將左右宣畝樹之臺觀屏別畜翳藝之卉木使高明平夷倦客有以息斯游斯節宣勞佚也而後薄民壤旁尼叢祠卒未有以大厭余志也而以是覘政也祇其所以隘我也姑識其事尚來者卒成之

眉州新修蟇頤堰記

距州城之東七里所曰蟇頥津者唐拾遺孟公昭圖以直道不容為田令孜所沉處也先是開元中益州刺史章仇公兼瓊為堰於吾州者二由新津縣之西曰通津由蟇頥山之西曰永濟水利凡溉眉山青神之田畝七萬二千四百有奇國朝天聖中使民輸歲修之緡畝算餘錢五十元豐遂增至百四十有二米為升者一民患苦之淳熙九年郡守武信楊公輔易為官修有所謂王景堰北牙與田祖田迪諸堰故疊石為堤至是以竹笆

易之衡廣一百二十丈有奇視昔用度蓋已十損其二
而比歲東流盜悍春耕之家又壂之以浚其流磯之以
怒其勢故其下俗所謂蘆花筒者日見潄齧筒下之田
疏惡不支迨嘉定五年水又坌至射王景堰僅餘尋丈
幸未決決則堰高江畀水且盡注之江七萬畒之種將
不得下明年余來為守訪問民疾苦多以是為言欲為
改作則築事已動先是畒算不下八十錢以給丁庸會
廣漢張麟之來丞眉山增科三十有八且為教於民約

一年勿復斂又節縮財用損常年三之二凡得錢三百萬於是𦂳武陽之石以為隄下卭笮之竹以為揵使植根既固雖有漲潦不能侵噬一日戒余以竣事余往觀焉且命客以俱丞曰是亦庶幾無憾余曰不是所謂隨宜救弊然也而長利乎且州之水近自白虎江來其為派二東流直驀頤則病堰西流瀳州𤃩則病城是雖三尺之童亦皆見之而先是者弗此之圖今東流日下吾恐武陽之山可泐音勒考工石有時以泐卭笮之林可禿而算畒

增繇抚民之精將自是日極矣今為教曰盡一年勿復歛丞能自信矣乎曰然則從東流而西之其庶可久乎曰西亦吾民也東免於堰患而西為城憂是以利易害而弗可為也曰奈何曰移東而西偏也移西而東亦偏也吾欲截江為揵以捍東流而灑渠於東西之兩閒則城若堰將兩利焉不乃可乎丞瞿然曰命之矣敢請事期而客有難曰因其故而歲為之防可截江為之以徼幸萬一不可曰何由知其不可也曰閛齊人延年言於

漢武欲開大河上嶺帝謂此大禹之所道不可改杜預將橋大河或亦以為商周所都歴聖賢而不作殆必難立然則是堰也昔人之經畧於斯為不少矣而顧未有及此者子之知也誠足以盡出古人乎哉吾恐灑渠之利未即見算畒之緡未可罷而截江為捷歳一勦民是以百佃之隄為阱於國中也其能久居此乎使來者或不能卒子之志歳一罷修則今之消功殫賄以為之者將復潰而東趨而前功廢矣曰抑余聞漢人之習於灌

溉者曰張戎嘗言水性就下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今灑渠以浚之其勢將日下下則疾疾則刮除而深昔之東注而病堰者皆將為中道之歸歲不過損錢百萬以為截江之防而王景堰之役可漸省以至於不必復事矣與其歲損二倍之費以捄其末而為害未有既也且是非之心焉可誣也今惟其是孰不我是今而非也安能強來者之不我非邪况渠成民之利也其不成也所損不過異時所以待過使客者今少府損節之以復

于民耳而來者何得以非我乃以控于刑獄常平使者潼川楊公子謨議未决會行郡相與按視始盡得其利害之要捐錢七十萬俾經始余亦以少府二百萬足成之命丞受役焉會計金穀兵馬都監吳戒事期程䕶工作水工以時物上賦文庸丁以時架篘揵石起冬十月汔明年春三月累日積工凡若干民之無職事者受庸而為之渠成而前以為非是者往往自異其說謬見稱述余復謂之曰始而非之者固未必是今而是之亦不

得為非乎水為天下之至險有非知力所能周者而子為是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若夫變而通之使可久而不窮則在來者非吾所敢知也乃以為記

大邑縣學振文堂記

吾州之俗撿履醇固而被服文雅蓋自漢以來代有顯人胡安先生林翁孺莊君平以經授卿子雲流風所漸儒學日茂其屬縣曰大邑又介居郡山之麓地阻且右士生其間無繁華之娛馳騖之觀蕩心怵目故其用力益

以額因篤學好修禮賢樂善若恐弗及成都李君某來長斯邑厥明年時和歲豐百廢具修乃為堂於邑之南名以振文將與邑之秀異藏修息遊於斯而移書郡人魏了翁曰願有以告于邑人也了翁固謝不敏不足以舉斯文君固請弗已則謂之曰何哉子所謂文者清便婉轉點綴映媚姑以玩物肆情者乎傅會假託竄移編綴茍以譁衆取寵者乎為堂南鄉厥位為離吾恐君之所以望于士者將不止此也君曰何以語我曰吾請試言

夫所謂文者而子姑聽之且動靜互根而陰陽生陽變陰合而五行具天下之至文實始諸此仰觀俯察而日月之代明星辰之羅布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凡物之相錯而粲然不可紊者皆文也近取諸身而君臣之仁敬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夫婦之好合朋友之信睦凡天理之自然而非人所得為者皆文也堯之蕩蕩不可得而名而僅可名者文章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所可聞者文章也然則堯之文章乃蕩

蕩之所發見而夫子之文章亦性與天道之流行謂文云者必如此而後為至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孔聖後死斯文未喪此非後世所謂文也今君振文之謂將奚擇乎此曰抑聞之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亦得以謂之文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有餘力亦不嫌於學文文固有等級也自非上知生知迪天理之彝蹈人文之正動為世道言為世則則勤學好問推孝弟謹信之餘固學者事也特有先後之序淺深之間焉曰子言是矣如余前之

云者乃天下之至文遽得以迂而後之也聖人所謂斯文亦曰斯道云耳而非文人之所以玩物肆情進士之所以譁衆取寵者也倘誠有意於斯則所當表章風勵使為士者以勤學好問為事以孝弟謹信為本積日累月自源徂流以求夫堯之所以可名不可名夫子之所以可聞不可聞者果為何事近取諸身而秩乎有叙遠取諸物而粲然相錯仰觀諸天俯察諸地而離離乎其相麗皇皇乎不可紊斯所謂文者既有以深體而嘿識

之則將動息有養觸處充裕無少欠闕迨其涵泳從容之久將有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者矣斯文之振孰大於是君瞿然曰是文之本也敢即是為記將與多士懋敬無斁

長寧軍貢院記

長寧之為軍自政和四年始朝廷不鄙其遠俾得貢士視内郡徳至廣也王澤既浹士習用勸風氣開建衣冠浸茂初合試於瀘鄉之士弗便也紹興十四年始以士

之請寓試于郡之龍華僧舍越十六年增流寓貢額二名合舊為三越十四年而單演之始登進士第由是數十年間人才彬彬間出接武科級就試者因以倍於曩日僧舍湫陋既不足以容挍士其間者亦病於弗葺嘉定三年夏四月陵陽虞叔平父方簡來守是邦涖事之踰月士以為請侯瞿然曰是登進賢能之地顧苟焉若是盍更諸爽塏者乃陟南岡顧見西門之左稼澤且數十丈距郡宇百步而近域諸峯秀出于左中為寶山

屹起百仞侯曰是始可矣明日合寮吏與學之左右生
觀焉不謀同辭考諸龜亦惟恊吉遂㳫市旁近地損錢
二十萬經始其役或曰地勢卑淤舁輦畚鍤之事得無
消功殫賄奈何鄉之進士曰此地發祥効靈實昉於侯
請勿以煩官有司吾儕小人願加一力焉則厲役賦文
為臺門三為謄録廵防之位二前為重閣周以步廡中
為公堂室東西向居堂左右校試之齋廬四在堂後又
為虛明之館在齋廬後凡大小六十楹於是侯為大門

通守楊君師信校官文君東寅爲廬館以繼之郡士以次各守事期起冬十月巳巳訖明年春三月戊辰用丁夫萬三千七百有奇錢用諸費二十七萬一百有奇役成而不愆于素侯乾道宰相雍公之孫也識濟閎遠克念厥紹凡所居安惟猷是程盖不寧惟是役也崇學校以迪士申孝弟以厚俗覆茅之廬爲繕以庇觸舟之灘闢鑿如席泥涂十里伐山陶甓化爲康莊四溪病涉爲二修梁直達郡治大葺官守爰既典學司刑之官咸妥

厥居鹽筴舊為民害不加抑配而商賈阜通疊是成續類皆非他俗吏所能辦者某守廣漢之數月郡之吏以書來請願有記焉某熟復其事而嘆嘉之不置也因惟君人者以天下為一家不自治也分千里之地寄諸郡守害焉除之闕焉修之不便焉必圖所以更張之如此乃可以位天位禄天禄而亡愧弗是之思視其蠱壞不至者懵懵然去之奚以守吏為哉侯之是心也庶知所當務者矣

廣安軍和溪縣安少保丙生祠記

恭惟國家承百王之敝寓縣紛裂藩臣恣睢藝祖皇帝神武所運亂本旋弭以開億萬年無疆之基太宗適祗前訓卒其成功函生闓懌遠人順軌真仁休養英廟纘承至于熙豐物衆地大而假儒為姦者乃始變亂典常元祐更化綱目畢舉而紹聖以後黨禍再作極于崇觀政宣邊鄙弗戒乃底于亂高皇南狩駿惠先烈弘濟大難阜陵繼之勵精圖治志清全疆大勲未集而崇陵享

國日淺肆開皇上克念厥紹始初清明率籲羣猷將有志於慶歷元祐之盛者天下延頸企踵以需太平而韓侂胄巳居中竊弄威柄矣吳曦乳臭子耳依憑世資出入内閤侂胄既倚為腹心畀掌禁旅雖寵任踰涯而曦之為謀則不在是也武興則曦之窟穴也玠璘拱挻再世為將恩刻少恩士鮮為用徒以積威之餘知有吳氏故曦密結侂胄願將西師既遂所圖則輕蔑王室之心由是日甚密以閑邊中侂胄之欲而潛通於北秉時為

姦士大夫繇學禁以來義理益不競一旦利欲所爀則大官唱聲一口附和凡以使命還自北廷者例曰彼有內變彼有饑饉設王師一動闗河必且嚮應是則然矣而不思佹冑之可與共功否也凡一時之躐登華要者鮮不出此雖廷策進士亦以是為舉首否則擯抑不容矣先是其蒙恩召試玉堂嘗力陳其不可幾觸閫罷明年將出朝廷尚欲託之公言以排異論遂建請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官條具可否來上爰皝管軍咸得譯聞諂

下中外各以已見條奏獨曦不奉詔而移書佐胄曰今戒嚴有日忽出條具之命士心惑焉未知攸稟進退遲速願明降處分彼既不論可否而反持短長以肆欺侮佐胄得書罔然以失而公卿以下素為所請寄恬不知察不知識者固已覘其無君之心迨郭倪李爽攻壽泗皇甫斌攻唐鄧雖皆覆軍亡將而還然尚可諉者曰庸而曦悠悠不前不惟蓄温裕之志蓋又出於石晋劉齊之陋策元帥既遁王人繼逐東歸之士蔽江而下至是

所望以反正者惟蜀人耳志仁者蹈死弗悔因是以明人臣之義而潔身者勇往弗顧全軀者依違其間下此者又置不復道方斯時也敵蹂我淮甸繞我襄安以來蕩搖我江漢顧瞻四方蹙蹙靡騁而六十州生聚邈隔王化此何時也悠悠風塵莫有能剸刃於賊者視其汙衊衣冠割截輿地駸駸然朝異而晡不同不過撫髀太息焉耳矣今資正殿大學士安公奮身儒生獨能周全其間濡跡以就事部分既定即矯詔誅曦以間乘勢盡

復四州敵聞之以為從天而下也相與䀹落神沮謂吾中國有人由是不敢有二心方反書之上也朝論大震上召羣臣計事咸謂無出公右乃為札書賜公勉以圖曦報國書未至而捷聞君臣動色相慶以謂知人拜公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沔州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四川宣撫副使恩親執政亡何曦首至闕下詔禮官講行受俘之儀納于武庫凡皆國朝所未有者也猗與盛哉蜀人於公飲食必祝盖公之祠徧蜀中而公賡安人也和

溪縣封山鎮亦公之鄉也顧獨闕焉未有以識高山之仰其鄉之士曰陳震孫等德公之知乃肖厥象而走廣漢介通守李君炎震欲得余文以識其顛末余惟公殊尤絶異之績垂之史冊鏤之玉板被之金石者何可勝數尚安以余言為也而固請弗已則三復其事為之喟然嘆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非以氣數屈信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故反覆盪摩所不容不爾邪然天之愛人也屈於前必有信於後消於彼必有息於此使生民

之類猶有所依以自立而不至於極敝大壞則以天固生才以待其定也夷吾不死以康天下絳侯屈意以安劉氏方事之末白也有友如鮑叔有君如漢高帝固以是望之彼亦以是自信不疑是烏可強而致然邪賊犧之變公雖以天下為已任始焉自悔而人主與羣臣固已期之於千萬里之外書詔下須霞布上騰以其時考之蓋項背相望于道地之相去也若此其遠而君臣一心如合符節人果不可以無素也唐禄山之亂河朔二

十四郡獨有顏真卿玄宗猶謂我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真卿固嘗有位於朝矣而玄宗不識之安公方守偏郡已為人主所深知河朔久而未平而蜀變定於俄頃雖其氣數屈信之異而亦人事昏明之感固自不侔也今北運既衰羣醜相噬掃清舊都茲維其時以天下之公望朝廷之夙知蓋未有以加於公者入相天子倚成厥功則鏗鍧炳麟盪人耳目其將有大于此者矣某雖不令請賡皇武方城之雅以備一代缺文云

鶴山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四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杜成

鶴山集卷四十一

宋 魏了翁 撰

記

眉州威顯廟記

眉之有威顯廟故巴西郡太守邦人史侯某之作也侯之孫宓崇曰神之本初奠祀武康捍患禦菑功施于時于禜周禮地官族師祭禜于禱是饗是假有有司之牘有內史之命郡有乘廟有紀赫赫厥靈可考不誣自我王考世仕

武康實昭事神既齊既稷歆時惟工祝傳詞致告賚我王考王考亦德神之惠也自時厥後莅官所至以民生之不易水旱癘疫之不時也有祈焉有報焉罔有遐邇故于武康于峨眉于龍于萬于階于巴西于丹稜率建祠事晚而居眉祠是以興昉于淳熙之缺年迄今三十載矣而始克卒成惟祠之所縁起與神之有績于民不可以無書也屬其記之其循其顛末則為之喟然歎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涂壅底士不知道民罔

常心非置諸茫昧則怵於竒衺音邪或又誘曰夫子所不

語也季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

孔彰實理莫揜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

氣亘古今薄宇宙盪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

反之吾身而噓吸之屈信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妙萬

物而無不在也而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使人承祀

而致生之洋洋乎如在其上匆匆諸欲其饗之也此豈

有不可見者乎或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武康之祠也

於此乎何居曰古先聖人所以明命鬼神教民美報者有功烈馬民瞻仰馬取財用馬春秋奉嘗所不敢後固也然而戶竈門行之祀坊庸表畷之蜡禡侯祖伯之祭馬蠶猫虎之靈有施于人則無不宗也是仁之至義之盡也而況兹乎抑侯之為是祠也緜緜然若國之有社而無私福也其可謂先成民而致力於神矣夫記曰鄉之然後能饗馬則庶或饗之當有發於斯言

眉州載英堂記

天地之德隂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絪緼磅礴而降材焉何其甚貴也罔然而生泯然而死寒暑之運與俱草木之萼音敷華英也同腐則人亦無以靈於萬物而天地亦無所賴於人矣士之生乎兩間必知所甚貴者而用力焉隱居求志足以承往緒啟來哲得時行道足以位天地蕃物庶不幸際乎艱難則鞠躬致力引義盡分足以揭天理遏人欲欲其自靖自獻雖所遇各異而不失其所以為貴且靈是則不翅符節之合是以生都

顯榮歿有精爽登于明堂祭于大烝者既足以埀休無窮而展牲用幣春秋以時列于學官奠于有司從于先聖先師庶幾為國之故者猶足以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焉薄乎云爾析珪儋爵睢盱睒閃（式冉切暫視貌）以詡庸人孺子之聽者之為也自漢以來武陽為士大夫郡芳徽懿績史不絕書至于我國家掃清氛祲陶以仁厚昭以倫理然後道術浸明士知所以為貴自諫議田公始以直諒聞宋公孫公石公後先以儒學顯嘉祐治平

之閒則有三蘇父子出焉自時厥後世載其英在元祐時則有若給事中吕公在建中靖國時則有若太常博士孫公在靖康時則有若通判杜公建炎以來則忠愍唐公忠介劉公忠愍孫公内翰王公給事劉公文安楊公殿院杜公文簡李公待制孫公司業劉公或以節義或以事業或以學術或以辭章顯庸於時儀法在後生榮死哀蓋列諸學官奠于有司咸謂無愧者學故有祠析為二三判涣莈離昭事靡肅亦有名績顯著而象設

俄空其至郡以令詣學顧視惕然訂諸耆艾萃為一祠訪諸子孫審象惟肖於是屬役于教授趙某防禦判官楊某為堂東廡衡長四尋有五尺從長眎衡損尋之一塗墍垓役繢素精能迺命執事載紀國史繇田公而下列圖于堂者二十有六人序考其世服眎其秩經始于某月某日告成于某月某日躬率僚吏諸生而舍菜焉曰是役也不可以無述則為之言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處無所適於人出無所裨於世死生浮湛若有

若無此士之所當發憤忘食盡心力而求之者而聲名之有無利祿之得喪固不當以一髮滓吾之至靈至貴也夫二十有六人者之得列于斯堂也豈盡以人爵之貴云乎哉有盟府之藏有太史氏之牒有天下之清議二三子誦其詩讀其書叓考其行事反而求之可也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僉曰然請鑱諸石而事斯語

漢州房公樓記

成都宇文侯鎮廣漢之明年威行惠孚侯度聿脩迺作

樓於郡之西湖名以房公將以申懷賢尚徳之意樓故金龜亭縁陂舉瀲横陳夾翼而亭宅于虹橋之左有樓其上實據要㑹然亭址卑濕樓居狹隘雖聚足拾級如不容比歲又因陋弗葺甚者為庯保滌器之地余昔守郡嘗欲更之未皇也今侯撤而大之且為詩以遺余曰作新此地誠傑觀品題尚欠如椽筆余謝弗敢亡何侯以書來曰二年于兹矣弭囍恤隠罔未弗圖幸斯人之我安也不忍以垂去忘之以歲之不時民生之不易

也既以少府斥幣糴萬石米且築四厫于舊庾之隂以
羸之名郡儲倉實羣實密緩急是賴又捐錢五千萬有
奇為民代輸布縷之征是庶㡬可以去矣而斯樓之記
昔者嘗以屬子儻忘之乎某矍然曰惡是焉可以無記
也自郡縣以來守襄陽者多矣而羊叔子杜元凱獨傳
至歐陽公記峴山亭則惟及叔子羊杜相若也人之愛
元凱已不如其愛叔子矣是惡可强也自唐長壽以汔
中和廣漢刺史之鎮此者凡八十有三人其粗知名可

傳後者惟賈至崔寧薛元賞及公爾而三人之譽已不逮公雖於鈎游寢休之所琴石竹木之舊邦之人至于今惟曰房公而不及他人噫是烏可量也然嘗出入史牒於公美事類多跌略獨於治郡稱其多有遺愛而詞人羈客嘗適是湖者興懷於俯仰之異置議於去取之岐殆亦不可勝數蓋嘗夷考其事而未有所折衷于此也且舊史所書陳濤斜之敗在前賀蘭進明之譖在後而新史反此公自去國訖不復用豈以敗故邪抑進

明之譖啟之也方公之建遣三王分領節度也是固謂吾國中有人將以褫禄山之氣也然既為之前必慮其後方至德元載七月丁卯上用公計分封三王琦珙未出閤惟璘赴鎮而後五月璘以江淮叛然則分封之策闕

房公也詩

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敢併以復于侯以房姓湖自文定張公始以公名堂自參知政事眉山李公始以公名樓自宇文侯始侯名某字信臣嘗為司農卿兼權地官侍郎今以右文殿修撰自京口移鎮云

書鶴山書院始末

開禧二年秋八月臨卭魏了翁請郡西還既又三辭聘召遂得遷延歲月丘園之樂者累年先廬枕山與古白鶴岡阜屬連山之巔則脩竹緣坡循坡而上草木膠葛

又上焉則荊棘之所於也有烽燧故基相傳為李唐時西南夷數大入是為望敵之所蓋居一縣之最高峯故縣人亦罕至其地一日與家人窮躋頗愛面前隈支一峯欲即之而不得則除剪其荊棘蒙犯砂礫聚足而上則其地平袤衡廣二百尺縱數里無復側峻凹凸殆天閟而地藏者隈支中峯復屹立其前如有鉅人端士色授面承欲遂卜室貯書其上與朋友共焉會居心制未即功嘉定三年春詔郡國聘士卭之預賓貢者比屋相

望未有講肄之所會鶴山書院落成乃授之館其秋試於有司士自首選而下拔十而得八書室俄空焉人競傳為美談了翁曰是不過務記覽為文詞以規取利禄云爾學云學云記覽文詞云乎哉則又取友于四方與之共學負笈而至者襁屬不絶乃增廣前後各為一堂堂内廊廡門墉以次畢具旁為小室曰立齋永嘉葉公為之銘介二堂曰書舫舫之左右為南北扄堂之後為閣家故有書某又得秘書之副而傳録焉與訪尋于公

私所板行者凡得十萬卷以附益而尊閣之取六經閣
記中語榜以尊經則陽安劉公為之記閣之下又為一
堂堂内榜曰事心取邵子語閣之陰闢小圃鑿池築室
藝卉木為遊息之所圃之後憑高瞰虛一川風物之秀
皆在目中又為亭其上於以仰觀日星風露之變俯察
鳥獸草木之宜又若有以盪開靈襟助發神觀者自惟
窮鄉晚進學未能信而游叨煩使輕涉世紛將敗績厥
官是懼方表乞祠官之禄若得請焉退而聚友於斯藏

脩息游於斯相與誦先王之遺言隨事省察萬有一不墜厥初以為朋友羞尚不虛築室貯書之意也

潼川簽判廳緑筠堂記

陵陽李成之性傳為東川僉書判官考其廨之緑筠堂而移書臨邛魏了翁曰廨本廉訪使所治堂之由来舊矣始壞於宣和末劉君軫復之再圮於乾道間李君枋復之後四十九年我又復之堂之壞凡三而舊址不移緑筠之所閱凡幾而故名猶在昔者之再易也皆有記

令不可以獨亡子其為我書之余曰吁異哉童子寺之竹久存以衛公重公安祠之竹不剪以萊公重今綠筠不知其誰植也閱變而不能易此君固自有以取重於人也雖然不曰竹而曰筠則有以也竹其體也筠其發見於外者也故記曰禮之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釋者曰端本也四物者之於天下最得氣之本然則受命之正何獨松柏惟竹箭亦然其曰筠者皆

其端本之所發見也其在人焉獨非受命之正而得氣之本者乎苟瞬存息養無所襲奪則生色睟然見面盎背施諸四體將有不言而喻者或者不得其養而消不慊於心而餒消且餒矣況望其形於外者之澤乎衛武公之始年傳誣其賂士奪國以共伯之年考之此殆不然獨觀其自為止酒悔過之詩則公蓋勇於改過遷善者也至其切磋以講學琢磨以自脩則又非昔之武公者矣瑟僩赫喧其德容表裏之盛已宣著而不可揜及

盛德至善眙明較著則又使人自有終不可諼者焉詩人無可以稱其德者而作詩曰瞻彼淇奥緑竹猗猗既以興其容止之美又以青青而形其生色之睟又以如簀而稱其發見之盛嗚呼是所謂竹之有筠者與非無本而能然也及年益老德益卲自信益篤則其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皆言夫積中而發外占外以知中而其用力又在於不愧屋漏時殆若與淇奥之詩互為發明然則學其可以已乎成之

之屬託於余也豈徒使之識堂之廢興竹之盛衰例為騷工墨客嬋娟檀欒之語抑欲相與切磋琢磨於義理之會故余敢以詩禮之說復之豈惟於成之是望亦將以自警焉耳成之息游於緑筠之下也儻有會於心焉其試以復於余也

玉臺極堂柱識

東川漕廨之東故即城為榭名以玉臺城圮臺荒有亭蔽其前嘉定八年冬臨卭魏某由祥刑攝漕治潼明年

春坏城葺臺曁秋為真徙治遂首撤亭更為堂東嚮距
臺之仞舊址加闢㑹以周頤氏請易名報可迺取太極
圖易通與朱熹氏義勒寘堂壁名極堂俟考功奉常議
下嗣刻焉又明年秋臺以雨壊其冬更築屋仍為臺其
前以無廢舊名徙道城址堂容三仞崇𥘵半袤加容三
之一繚以周廡廣視容三𥘵二臺之容崇視堂袤加二
尺凡二役費錢六十萬計粟六百兵丁之庸二千日俱
榜以秦篆是為識

參議胡君缺祠堂記

唐安胡君台符自吾州以書抵余于武信曰昔我祖參議府君自乾道之末迄淳熙之初嘗倅是州令五十餘載矣而風猷蕩如越兹承嗣懼忝厥官乃即治寺之東偏肖繪而奉嘗之子其為我記諸了翁州人也聞長老言君自脫巾即三為教官惟果山未及上而在襄陽荆門最久凡襄漢間事皆以身履目擊裒稡成編亡慮數萬言最後在夔漕為介卭為貳大寧為守利東帥司為

議摸蓋今之所謂四蜀者轍跡殆遍焉自臨遣至歸覲
賜對者凡再如建擇諸邊守漕復黎雅士丁口田發義
倉蠲鹽課率見納用大抵吏事久而閱理多故能動中
事會非若單見謏聞之人狐陋於一隅者其墓道之碑
又謂其自筮仕遠遊動百舍無出鄉戚戚意行湖海萬
里歛裳徑遊初不作難鳴呼為男子者不當若是邪前
輩踐歷雖進士高等亦有試吏即入遠者如自台而潭
如自京而吉自曹而衡自梓而昇而華而歸自魏而岳

自濮自鄂動踰數千里不以為遠也仁廟用人亦先自
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迨其績望章章則擢任陜西
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然後召寘省府故
郡國之虛實風俗之媺惡人物之否臧山川之險易彼
皆得以周度而究詳之緩急須才則隨取闕

往

功以無一息之間故聖人於此又慨然有感於逝者如斯之義其所以發明天德之健聖心之純亦無復斯蘊矣徐子謂仲尼亟稱於水者蓋以此然亟云者竊意聖人以此義最大又嘗不一言之而門人僅載其一焉家語荀卿戴德諸書記孔子子貢荅問之語亦謂君子見大水必觀使其不過論死生晝夜之理而於道體之運因無所發也則胡為其必觀也自孔子而後惟孟子獨

能推明此義為源泉觀水之說而秦漢而下則無傳焉呂不韋謂水泉東流日夜不休為天道之圜似不為無見者然語焉而不詳至晉人張景陽為詩則曰川上之嘆逝前脩以自勗蓋詞人之近理者然其意固謂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則亦凞綽之流耳近世蘇長公又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其說則已卓出諸儒之上然傳魯論也乃猶以死生晝夜為說則不知所謂未嘗往者果為何說此非晚學之所能諭焉惟二程先生以後

乃始一洗而空之其説曰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乃天德也又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嗚呼自是説之行也天下學士始知死生晝夜之説為知形而下者之一端而嘆川取水放海觀瀾凡皆孔孟氏所以示人之切近者人惟由於動中為大化密移而莫之覺有能於此觀象得意而有諸已焉瞬存息養毫積累推隱微之不欺而參倚之必見則循是以往亹亹無間殆將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引而至於與天

地相似無難也了翁非曰能之而粗有聞於此儻義甫以為然則試為大書而附此說於其後以諗同志相與共學焉

眉山孫氏書樓記

孫氏居眉以姓著自唐迄今人物之懿史不絶書而為樓以儲書則由長孫始樓建於唐之開成至光啓元年僖宗御武德殿書書樓二字賜之今石本尚存自偽蜀毀于灾乃遷魚鄉其居為佛氏所廬今所謂傳燈院是

也若里巷則固以書樓名長孫之五世孫降衷常遊河

洛識藝祖皇帝于龍潛建隆初召至便殿賜衣帶圭田

特授眉州别駕因市監書萬卷以還然樓猶未復也别

駕之孫闢乃入都傳東壁西雝之副與官本市書䌷載

而歸即所居復建重樓藏之魚鄉之有樓則昉乎此又

嘗除塾為師徒講肄之所號山學於是士負笈景從而

書樓山學之名聞于時矣方樓之再建也在天聖初闢

之從兄直講君堪嘗為作記錢内翰希白宋景文子京

皆賦詩闢性倜儻不耐衣冠衣方士服其卒也從弟文懿公為識其竁有不儒其身而儒其心之語故里人又以儒心名之比歲樓又燬于火書僅有存者儒心之六世孫曰其懼忝厥世乃更諸爽塏以唐僖宗所書樓刻揭之樓視舊增拓焉且病所儲之未廣走行闕下傳抄貿易以補闕遺竭其餘力復興山學以余二十年雅故嘗以謁請曰僕之用力於斯也亦既屢勘公盍為我書之以詔罔極則序其事以告余因惟昔人藏書之盛鮮

有久而弗厄者梁隋之盛或壞於火或覆於砥柱唐太
玄文昭之盛或毀於盜或散于遷徙本朝之初如江源
叔所藏合江南及吳越之書凡數萬卷而子孫不能有
之為臧僕盜去與市人裂之以藉物者不可勝數余嘗
偶過安陸亦得其吳越省中所藏晉史則佚於他人者
可知安陸張氏得江書最多其貧也一篋之富僅供一
炊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得唐舊書李文正所藏亦為
一時之冠而子孫皆不克守也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

文莊二家之書可敵中秘之藏而元符中蕩為煙埃晁文元累世之蓄校讐是正視諸家為精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劉壯輿家于廬山之陽所儲亦博今其子孫無聞焉南陽井氏之書凡五十篋則盡歸諸晁氏嗚呼斯非天地神人之所靳者與而孫氏之傳獨能於三百年間屢絶而復興則斯不亦可尚矣夫剏自文懿以來進士鼎甲者凡三人而與賓薦取科第登顯官者又不知其幾今其又以上書言

天下事常詔免舉徑試南宮某之子午之亦與鄉舉今仕為缺　雖一名一級未足為人物輕重而世其詩書以不墜基菑之訓則有昔人之所弗逮者是惡可以無記焉雖然余嘗聞長老言書之未有印本也士得一書則口誦而手抄惟恐失之其傳之艱蓋若此惟傳之艱故誦之精思之切辦之審信之篤行之果自唐末五季以來始為印書極於近世而閩浙庸蜀之鋟梓遍天下加以傳說日繁粹類益廣大綱小目彪列昈分後

生晚學開卷瞭然苟有小慧纎能則皆能襲而取之噫是不過出入口耳四寸間爾若聖賢所以迭相授受若合符節者果為何事而學之於人果為何用則謾不加省然則雖充厨牣几於我何加焉可不甚懼矣夫余既以復于孫君遂併書此説為書樓記俾刻之以儆來者且以自儆云

鶴山集卷四十一

鶴山集卷四十二

宋 魏了翁 撰

記

成都府朝眞觀記

出成都少城之西迤北脩垣而環除邃宇而周閤沈沈翼翼竟衢兼術者朝眞觀也其中為玉虚清皇之居而列其右者經藏仙祠雲堂茶寮與方丈室湛然之堂也列其左者聖母仙師乘煙葛女之祠與凡為庖庫之所

也直觀之西偏則為諸葛忠武侯祠與讀書臺故老相傳曰是侯之故宅也自天寶五年章公始更為觀奉名乘煙乘煙云者謂侯之女於此乎輕舉也觀嘗廢於廢歴復興於文忠烈公鎮蜀之日其後易乘煙為朝真則重和元年也既作大殿又為屋百有五十間者紹興中女冠張延彬也帶高埤下延袤而崇飾之則淳熙末張居興與今知觀宋祖良也祖良以其事屬余為記余嘗考侯之故宅蓋在隆中然其自謂有桑八百株薄田四

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則成都亦有家也獨乘煙之事典記所佚未有以復于祖良也而客謂余曰書之庸何傷周人思召公而愛其棠晉人思欒書而愛其子令無乃非蜀人之愛侯也而以即家為社為未足又以毗諸其後人與侯之始卒也肖象立祠所在而是既制於禮秩之不可則相與私祭於道陌閭習隆向充之言至謂百姓巷祭戎夷野祀侯非威勢人所交譽是卷卷者果何為哉且不寧惟是侯之子瞻用于蜀也蜀人思

侯不置每見朝廷有善政佳事雖非贍也必轉相傳告曰此吾侯之子贍所為也是以美名溢譽有過其實陳史于侯父子雅有嫌隙今其言雖若過於抑揚然愛侯以及其子亦以覘人心之秉彜好德終有不可殄滅者乘煙之事倘若是乎余曰子知其一耳合散消息陰陽鬼神之常分也而必仙之云乎侯鞠躬盡力義不與賊俱存其流風餘烈尚能威南人而走司馬遺祠故宅亦足以竦鍾會而感韓弘矧炯然此心扶植世教將不亘

千載而不可亡乎侯之子瞻孫尚不愛一死從容蹈義其凜凜有生意亦當與侯俱為無窮彼所謂仙者謂其常存而未嘗死也而侯與瞻尚三世一心千古如見茲其為仙不已多矣自侯之卒賊勢益張伯松既亡瞻尚亦殞昔者教忠之訓則有死而無二也然則侯之遺息至自託於方外之遊又非以潔身遯世終不肯自汙于流俗也如屈子遠遊之云邪客曰子真知侯之父子者也子其遂以識諸使有能明于天地之性而不可䀮呼光切目

以神怪也其無發於斯言矣乎是為記不明也

史守文 孟博 篤齋説

眉山史君守文以篤名齋屬余書之且曰併為我言其義余因記王文公嘗云其本强大堅實者竹也其行盡力有所至者馬也竹其性然馬則策而有所至故篤之字從竹從馬先儒以其滯於偏旁也哂之然余謂堅實盡力之義不為不是特策馬之云稍若傅會耳大畜所謂篤實專指艮體而書詩記語所稱如篤慶篤祜篤親

等語雖有厚義然余謂篤恭篤敬篤信篤行篤忠貞篤

不忘之類則亦有重實泥晦之意兼備乎其間非一厚

字所能足其意也公劉六章以此字冠篇中庸三十三

章以此字終篇葢公劉自易其田疇實其儲峙定其室

都以至脩和民物開拓風氣凡皆純體力踐以底于成

無跬步弗實也中庸自戒于隱微發于知行驗於天地

鬼神而末章反復吟咏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凡

皆力學為己以臻其極無毫髮弗盡也史君誠有志於

此乎則顧求之于切問近思察之于日用常行毋以灑掃進退為可忽也毋以徐行後長者為易能也毋以孝弟謹信汎愛親仁為不難知也晝貫夕習日積旬累如公劉所以用力于國家中庸所以用力于講學者無跬步弗實無毫髮弗盡則所以名齋其庶幾不為空言乎易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夫内乾剛健也外艮篤實也健而實其為日新孰禦焉史君勉諸

江原縣天慶觀雲層臺記

開禧三年春蜀盜未平江原道士呂元素語其徒曰吾儕小人群居族食無益縣官今逆氛若此又不能剸刃賊腹膏首原野盍姑杜門以需底定乃相與校藏書見其書有為九層之臺可以為民禳沴祝釐者則用其法而封之名以雲臺列天地日月星辰岳瀆之象而禱祠焉其後盜平遣其弟子太古以書抵余曰是將為四民逆雨寧旱弭兵順年之地也夫子盍為我記諸余熟復其事作而言曰帝王盛事其交鬼神也有道自顓至舜

咸命重黎絶地天通俾之高卑小大各存分限毋相侵瀆所以師天地之度儀生物之則正人心而防世變者為慮蓋甚遠迨周治日文明政嘉義罔不犂舉雖以文史星歴卜筮之職而領於春官者皆以大夫士為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仕者亦皆精爽不貳之民也夫如是鬼神之與人分殊而情通殊則不瀆通則不曠先事而禱也薦以六祝之詞有事而禳也同以六祈之禮而不寧惟是也下逮鄉遂亦各制為之則水旱之不時則於黨

鄙乎禜地官族師祭禜之而泣之以正師疾癘之不明則于酇族乎酺之而泣之以師長至于恍惚交神塞明則圖象類也表處位也别次主也辨名物也葢若有洋洋在上在左右者焉嗚呼此豈惟上之人深知鬼神之情狀以能委曲綢繆於幽明之變雖巫覡之人其才知足以比義其聰明足以照徹不諂不誣而為神所依此帝王所以為斯民立命立心者也自王政不修而聖賢所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學不斷如帶有候禳禱祠之事則

方社弗舉而謟非其鬼也雖經生學士往往安見聞之陋以疑陰陽之化怵利害之私以怫典則之經敬不以遠遠不必敬也況泯泯棼棼之民無所于訓日慝禮而耳淫樂理義之不務則委諸茫昧眩於奇誕皆其所爾余嘗粗有聞于儒先之教每病其流浸遠思有以告于上之人相與障而回之而力未能也而元素乃以是請慨道遠民散死生勞佚仁鄙壽夭民自為之風旱霜雹順年戎兵民自祠焉為吏者弗及知也令祝祈禜酺之

遺乃若僅見於斯不亦可尚矣乎然古人之為蓋憂民之憂苟以寓其精神者無所不用其極也而其始甚正其流且不能無弊則子也生乎今之世亦能保其歷久而無失其初心不蕩于末習矣乎方欲與之精講而臚正之庶乎可久而元素卒太古又過余言曰吾師之請也夫子嘗墜言焉令太古不佞復述其事為周閣遂洞以館天神夫亦以為民而無私福也夫子其併記諸余又謂之曰美哉此心也余前所謂此為吏者弗及知者

也雖然吾既為爾師言之矣而聞之乎漢儒有言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吾儕茍非理明義精其能通天人之分際而不受於流俗乎子歸飭而徒明而師之心固而所守然人不能皆子也子其以余言為然則識諸洞前之石使來者而有發于吾言也是亦正人心防世變之一助而亦爾師弟子之初志云爾

簡州見思堂記

余少讀書于十三卦制作之象見所謂門柝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每歎風氣既開人情易動雖黄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而為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兵有溝封之固有郊關之限有巡鼛音戚守夜鼓也周禮軍旅夜鼓鼛之警有壺㰎之守不得已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也則有遍境出師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恥為域民固國之道然未甞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少長從

仕郡國閭問所謂城則凸不滿數尺足可蹴而過手可俯而攀賈牧之所挑撻犬豕之所躪躒曰此城也問所謂卒則厮役於羣吏占留于寓公春秋大閱暫聚而旋散之稱娖側角切辦也則避免走趨則喘汗扛負則庸代曰此軍也問諸故老按諸史牒則曰所從來久矣蓋自國初懲唐末尾大之患大難甫平即罷鎮戍迨平并汾閩越則已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矣淳化咸平距建隆初不過四十年耳盜發西川惟益梓眉遂有城可守

濮盜作於近輔如入無人之境滁陽諸郡至以白直守郛江浙荆淮湖廣諸道富鄭公謂處處無軍城壘不修或數十夫持鉏櫌白挺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庫誰復禦者至寳元康定以後則又虛内以事西邊則武備之削滋甚五年間盜殺巡尉至六十員越城剽劫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江歷數千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輩剽吏禦人于京淮湖陜間州郡莫敢孰何金州盜作速召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平之久郡有餘財民有餘

粟而廪廪若此矧熈寧而降籠財利弱州郡則益不暇為國遠慮矣政宣之末内訌外猘災興之初大奔小降此其理勢之必然余為此懼嘗以告于君父諗於有位前後凡縷縷千言卒未能有行焉一日蜀閫撫御失宜利東潰兵敢開亂略既剸王人抵果閬剽遂普遽進迫簡州且大書其幟曰破簡入西川聲燄所届驚奔相屬封疆之臣鮮不荷擔而立者簡守虞侯始至之日而變作于益昌又五日而聞變會顯謨閣直學士劉公以玉

隆之祿家居與侯約各率其孥効死勿敢去侯益以自

厲迺阻江爲守料材壯明簡稽峙芻糧嚴甲兵戒桴筏

具簡石杜撲穽察相翔謹號戒州人大喜各願輸緡以

佐用度侯又爲請于部使者范侯仲武益金穀調黎雅

牌丁以爲援威聲益振賊氣以奪侯復念大兵之駐于

鄰境者饟道不繼則饑餓易動賊或乘之此關事機不

小乃不敢以異路辭而共其資糧扉屨與其酒醴餼餼

又從而開誘輔持之凡以賈士勇而伐賊謀者行李之

問無日不至故俾在師者咸得以盡銳敵愾無復疑顧訖成厥功然則豈惟州之人受其賜其蔽遮西川以無一蟻之闕則侯力也州人念侯不置乃卜郡城之南與劉范二公並祠而植棠陰其前取班氏循吏傳語榜曰見思城南蓋他日賊所走之道示不忘德也輿輦畚築之工民不取庸爭為歌謡而勸趨之誠懼太守之聞知而不已聽也不日告具守知之果使人辭焉則屬役反倍他日祠成為書以告余曰夫二君子者子所善也盍

為我識之余方嘆自國初以迄今日兵燹城壞財匱民窮而虞侯獨能奮張于斯時然則域民固國果不在是邪或者猶曰方時多士惟功利可以奔走斯世而義理所不計也智術可以排難解紛而誠信非所先也嗚呼令無一可恃矣緩急惟人才是倚人才之要則又在居敬集義以不失其剛中有孚之本心然後天險可設而有以為守脫併是焉亡之吾不知其所終矣吾於侯之事而益信乃書此以復于州之人而併識其説焉侯名

剛簡字仲易為學以義理為宗嘗召赴都堂審察前後凡六授郡守當參謀蜀閫時敵勢鴟張大將或死或去人情詾懼白請行邊以勞將士收人心為已任訖復湫池皂郊乃敢還報其後虜入三泉又獨留益昌與今茶馬使者鄒君孟卿夜出撫定軍民若此類者由其有見於善利之分故遇所當為勇不可奪且所居官率可紀獨未嘗以是希尺寸之進三十年州縣秩以勞進位以次升人之知不知不以作輟而圖書一室口誦心惟人

亦莫知其為故相之家也嗚呼是其為忠肅之孫也夫

簡州四先生祠堂記

昔者虞侯仲易嘗為我言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洙泗之學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學也余以其言為然其後又見侯以是贈言於朋友勒石於斯宮𢈔縷縷申言之乃嘉定十有三年復以書抵了翁曰剛簡始至郡會盜薄鄰邑効死弗敢去以為民守荷宗社之靈幸而濟因惟道失民散使赤子顛沛至此為吏者

不汲汲圖所以扶持之顧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為大哉僕為此懼凡以崇化美俗隨所逮為既不敢不勉吉月即校官見諸生又為揚搉古今闡崇理道庶幾其有興者一日有講授于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敬為教者也僕聞之瞿然曰吁自有乾坤即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坤六二言敬以直内然則曰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

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唐虞三代由之而治化休明秦漢以降反之而民俗澆薄自去聖益遠士非功利之習則虛無之徇非詞章之尚則記問之矜逮伊洛諸儒先奮乎千載之下倡明此理則士往往驚怪以是為一家之學不知堯舜三代之相傳孔顏曾孟之所事固未嘗外此諸儒先特表而出之以嗣往開來耳非其實始為此以自標表且教人以其所無者也於是士懽然相謂曰吾今知非伊洛之學而

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而天下萬世之學也僕嘗因是又取周元公程純公正公張明誠中子之象而祠于學以示學者嚮趨之的子其為發明四先生之所以嗣往開來之意而記諸社余撫其書而嘆曰俗流世壞士方憧憧於功利之下者而侯獨慨然及此敢曰不可雖然不必皆伊洛也元公奮乎舂陵唱道南服而二程子實得其傳張子兄弟又皆崛起關中為西方諸儒倡於是游楊胡謝諸老與劉元承王信伯鮑商霖等盛於東

南蘇子明呂進伯兄弟起於西方尹彦明張思叔朱公掞馬時中侯師聖呂原明劉質夫諸公起於東北惟巴蜀時僻在一隅而氣數之感亦自有人元公官巴川純公正公侍親入蜀張少公出宰金堂蜀之人士於是數君子皆未嘗不得從焉令言河南之學者指易傳為成書而嘗聞諸成都之隱者其後卒成於涪陵之北巖蜀人之篤信其説如范太史大徒高弟如譙天授謝持正皆班班可考荊州袁道潔及登河南之門其遊蜀訪薛

翁亦謂伊洛𦘕書多在蜀者是此書流傳於巴蜀既有年矣余為兒童時猶及從長老授伊川易傳及河南遺書又及見學者多傳寫二程先生語録特為其説者未能無科舉之累故綴其説以緝文而未暇得其所以言慶元之元學禁所怵則例以伊洛目之以誠敬訕之甚者亦一口附和曰此偽學也自是以來往往屏其書而不復省曾不思四先生之教人賾諸天地萬物之奥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

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使人近思反求精體熟玩而有以約之於已期不失其本心焉耳奚其偽虞侯曰善余言即予言也予其遂以為記某方為四先生請易名于朝請從祀于學上可其易名之奏有司令以周程三先生之命書與其貳付了翁則於侯之請寧敢以固陋辭

叙州蠲役記

臨邛黄侯守叙之明年以書來潼川諗其同郡魏了翁

曰申所領州近薄諸囤生夷遠控兩江蠻部地阨隘夷
賦且半歲入為緡八萬不當中州一小縣民勞苦多瘠
而調度科繇眂於他郡設不幸有疆場之警他郡且供
億弗贍矧是首當其鋒殘困立見乾道間帥臣晁某建
請得具常賦他役無所與歲為緡若干詔下如章而吏
格不行申甚病之則條其事以白于西南大諸侯令少
保安公公立除之盡如乾道詔書公嘗以邊用不給遣
吏調丁括帑金既又捨之不盡責民罔不懽呼請于州

曰昔公蕩平瀘戎戎不復反民立祠肖像飲食祝焉而未有以紀也盍併是書之以詔罔極俢少保之賜嘉邦人之請而莫以塞也必子也為我記者余閲其事而有感焉古之士用有以行舍有以藏凡以不失吾本心焉耳今之士受中秉彞以生非有以異乎古人也而見諸行事往往不得夫惻隠羞惡辭遜是非之本心是心固未嘗亡也蝕於利奪於勢狃於習耳侯填撫其州乃能講數十年久墜之政控于大諸侯併力役之征而施舍

之蓋有戚戚于其心而不能自已者是心豈自外至哉雖然微少保安公則孰爲聽之世道日狹褊衷護前自敵已以上且不能容之矧勛位既崇權任亦劇則鮮不吝驕以自封者少保居之若固有然有告必聽有聞必行蓋不獨於敘然也方其再命來宣適厎公私彫瘵之餘帑緡僅數千計殆不可一朝居者公奮繇忠誠者定坤極若兵若賦徒手再造未嘗一加賦於民斯亦難矣迺所謂收隱戶括羡田征卒民鬻沽肆凡皆不得已而

為之使吏奉行如公之心雖奪人之邑可使無怨其如倚勢以豈已失公之本心何方公心未孚民德胥惑有位者勿敢言也而公瞯知之速返前令曽無留難既傳檄州縣風曉百姓猶以未得懲也逮汙吏以警餘慝設訟銗以籲衆慼然後上自薦紳大夫士下至矜寡孤獨之民始知為是紛紛非公之本心也既相與抗手交慶而其有識之士又曰吾儕小人連歳被兵不皇寧處今年春寇大入江淮光舒蘄黃之間莽為盜區雖隨即殄

殲而死傷橫道公自旬宣以來三年之間則未嘗有一
塵之警力所得勉寧敢有愛况公歛不及農其不得已
而筭及游末也亦遄止之公之本心則日月之昭明其
食其吏莫不家至而戶知之非虛心無我疇克爾邪嗚
呼澤山而為咸山高澤下位不易也高者內虛則下者
上通地天而為泰天尊地卑位自定若也高者下降則
卑者上隮以至水火之相濟雷風之相益夫莫不然也
而謂居高位者無所資於下乎古之人任大責重則心

愈畏年高徳卲則禮滋恭周畢公弼亮四世而罔不惟師言之祇衛武公年過九十惟懼交戒之不聞下逮秦穆困而後知者也其言尤為深切曰余誓告汝群言之首繼之以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難哉此非以身體之不能及此蓋一於責人固甚易易也受人之責則苟有一毫未克之私横於其中縱能變色受之然未能全無所扞格如順流然則猶不受也故曰是維艱哉信乎其用力之不易又曰群言之首信乎天下之

善無以先於此也穆公閲變既久故知斯言之有味而少保則機識英悟見義勇為聞過速已無所吝滯況前後在鎮内敉外寧非若穆公有所懲創而後爾也余故樂道其事以復于黄侯亦使今之君子因是而得公之本心皆言輕千里而樂告焉罔俾畢衛專美有周則孟子所謂優於天下者殆將見之豈惟用蜀乎哉

綿州新城記

自建炎南狩國之守在淮漢而蜀居江之上游紹興西征蜀之守在利路而綿為益之外蔽如昔人由陰平以窺蜀則自龍至綿不二百里如近歲由益昌以保劒則自劒至綿不三百里然則綿雖内郡實並邊也而莫為之限蔽頽墉壞壍若有若無三尺之童牧可挑達而踰也緩急所恃惟右護軍之移屯者二千八百餘人然邊戍未撤則是屯也日聞烏烏之聲烏烏弗聲猶弗可恃矧若此乎嘉定十二年眉山程侯始至考按圖牒則自

淳化五年延平石侯其嘗築斯城閱二百三十年間莫有繼者則瞿然曰為國若此其不耦事涉變者特幸爾於是省少府不急之費命法曹劉伯煥部將陳元弼即農事之隙鳩庸而築凡嘗用則屬之通守唐君祖猷昉于十三年冬十一月庚戌訖于明年夏四月癸未城成袤一千三百又崇二丈而堞五尺不與用夫六萬四千八百米一千九百五十石錢一千二百萬有畸曾幾何而成績章章若此侯且以為未也計甃石之費儲錢六

千二百萬又以滿戍請於朝俾唐君竟其役且以書諗余曰走也不佞以民社之力而為此城也是在臣子分所當為敢辱論載惟是興廢補墜粗有顛末懼久而失其傳也敢以記請余每嘆國朝彊幹弱支之弊至於郡國空虛城池弗葺以熙豐罔利之臣急近利而昧遠圖郡益以削方承平之久未見其大害也政宣之末內訌外御炎興之初大奔小降則支弱之害著矣極於此歳賊曦盈尺之紙足以驚崩列雉張莫千人之聚足以披

靡羣辟敵闖梁洋如履平地亦闚江淮如升虚邑嗚呼事勢至此惡得無以變通之乎故聞程侯之為是舉也深嘉而重歎焉抑又不能無感於此者敢與侯平章之夫所患無城令隱以金椎蒙以石壁巋乎如峭巘斷岸之不可攀也所患無兵綿之風氣浸迫關陜其人可作而使也所患無財使人人如侯之約已奉公帑廪之羡溢亦非有甚難也雖然孰為守之古者哲夫以為城令也先幾燭患則嫌於樂禍鞠躬蹈方則疑於少通古者

衆心以為城令也吏倚法為市民與吏為讎平居既不相孚緩急無所與守古者禮義廉恥以為城令曰是非所急也貨利可以維斯世而權謀可以徼近功也嗚呼是三者之説行雖有金城湯池獨如彼何哉余與侯各分地守徒能為其所得為者耳若前所憂則蓋有任其責者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是險也無象無形不兵而不可犯也不城而不可踰也造次必俱而不可離也是又所以持山川丘陵者也侯其以為然則試為識諸城

陰以冀覽者之一動心焉斯其為金湯不已多乎侯名德降字廷邁嘗歷蓬蜀二州守節用度以寬繇賦所去見思云

安少保丙果州生祠記

古者儲天下之才以為天下用非有事變迫怵而後圖之也周自文武成康以來棫樸豐芑菘高烝民詠歌得人率非一世之積逮高文尚存此意故事至而才給中世以後有不盡然者矣遼西告警而飛將起罪开略塞

而營平用五溪師喪而伏波奮冉肇迫夔欒師出范陽煽兇平原識廷湊肆毒晉公見伐蔡屢衂涼國顯河東寇結汾陽封使非耦事渉變也廣厄霸陵充國援以老棄李顏裴郭諸人將沒身不見矣蜀自賊曦之變而安公始以節顯世未嘗無才也而不肯豫定早計儲之以待用每每若此然尚有可諉者曰不及知然而既知之矣而用之不盡至敵鬭於外賊訌於内蜀勢㠯卵然後以公再鎮此何為者哉方公之未出也其子以直華文

閫握果之州符參議制幕即賊所屆揚名追襲賊越境無所犯公繼來此州雖云就養蓋以討賊爲己任會有詔起公於是奉將天威殄剿逋寇靡有遺育蜀以再安華文尋以機宜文字往宣撫司公之壻王君某代之藉姦鉏强拊柔其民而加燠休焉果之人相與言曰非天私我有民使公使其子若壻先後來吾州吾屬尚有種乎先是公未仕時嘗游學於是州習其土風與其州之人士每過其州眷焉弗忍去及是被命再鎮滅賊還報

適在是州州人滋不忘度城之北隅肖公像與其子若壻並祠焉介郡人游君景仁似校官蘇君和甫在鎔及南充令牟君震卯以謁記於余余每嘆漢唐以來所儲非所用所用非所儲於公之事既犂然有感又重嘆夫天為斯世生才自足斯世之用特患以一人之好惡為用舍以事變之緩急為淹速耳郭汾陽既收東都方議北討此何時也卒奪其軍汾陽不少望也河東事迫又强起之又為憸壬所忌非人主終信不疑則唐祚岌岌

矣然是時非特汾陽出為時用也八子七壻皆居貴顯幕府六十餘人率為將相大官而知名于世者五十人其卓然可稱則杜鴻漸黄裳李光弼光進之徒皆以才識器業為再世中興之用然則天生汾陽為社稷計而又為生其子若壻與從游之賔客以助成之此豈人力所能致哉歐陽文忠公書其將略曰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至哉斯言不以富貴功名為誇而以善處

善保為難不以忠信之厚為足而以謀謨之助為貴古之建功立業而全德令終者率是道也今安公父子翁壻使其相須以成不減汾陽之助而幕府賔客皆能以李杜諸賢自勉相與左右叶成之則豈但如歐公所謂處富貴保功名者哉敢以是復于州人以彰一門之懿以慰千里之思以見人主當以天下用才士大夫當以天下用其身也

鶴山集卷四十二